

Once Upon a Time

by Xanth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ingzhiyan



感到 压力真的 ……= =|| 没理然 骗了这么多人 进来…

…撒手先免被抽 ……

once upon a time BY Xanthe

“我给你讲一个鬼 ” 两男靠窗 边欣赏落日后抹

余辉时，其中开口道他老也年 轻，一个瘦弱身

林微 细且委点着一 头理得很整 齐的黑短 发。他

有骇人的灵魂但是他眼睛 俨然位活万端的人他心

他被丢到很远的地方 “这是一个关于

国家关于爱、失去和叛。是的 特别是一

个关于背叛的集 ”他在椅子上坐下，把拉另

一个人 坐着的睡。

“是一个很长的集吗？”坐在睡上的那个人 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你不喜欢吗？”讲故事的人 问。另一个靠 回

去，翻着金光 泽的手铐勒紧他的手腕，陷肉里 。

“不 ”他轻声说，低下头。讲故事的人 站起来在 房间里缓

走动，而另一个人 就这么看着他 还记得这具身躯 经充满

了擦 活 还记得那修长的肢 颤栗，厌恶 哪怕是一

秒钟的静 不动。他 还记得那是很久前 的事了。 现在那个讲故

事的人 身上没有丝毫 动不安。现在的 举一动 索

诡秘， 破碎 但又充满 一像一只 牺牲 的猫，又像

一只正在捕食的肉食动物。那人停住脚步，他已经明白那人在

找他，而且知道他打算做什么。

讲故事的人走到壁炉旁边，靠在上面。他站了很长时间，看着

的俘虏，然后开口

“从前有一次……”

“那么这是个童话故事？”另一个人打断他，那人皱起眉。

“曾经你也许可以这么说。你不会相信我的话，你不会看

他们是怎么把我们都变成说谎者的？这不是个童话故事。童话往

往会以最糟糕的结局而告终，而我们的故事没有。”

“我们的故事？一个关于你和她的故事？”俘虏深黑幽邃的眼睛

充满了疑惑不解。讲故事的人摇摇头。

“从前有一次，有个谎言。它在我出生前就存在，就像一个诅咒

笼罩在家族上方，因为那个谎言，我的妹妹离开我的

家庭被毁了。我的话，你知道我的妹妹。”

俘虏默了一会，然后点头。

“我当然知道你 已经告诉我”

“不你 知道得 更多你 知道 因为她被带走的时候你在 场一

你参 谋划了那场架。”

俘虏摇头，不太坚定地 看着那个讲故事的人。

“不你 能那样为 ， Mulder。”他轻声说。

Mulder耸肩，“我 证据。”他笑着 用一种讽刺的口 气说道

，“是的 这一次我确实有证据”

在做开窗 户另一边，有一座台 ，台下 下面是繁华的都 市，没

有了解他们的痛苦 。城奏响 了它的夜曲 一交通 的声音是交

响乐，尖锐刺耳 的轮胎摩擦 声配合 着旋律 。

“我料想你 正在问自己 ，那证据竟 是么 ？”Mulder问道

俘虏摇头 。“这似乎 是关我 命运 的一件事” 冲着指着自己

脑袋的枪摇了摇 头，另一人 懒懒 的握着那把 枪。

“不能全那么说，你的命早就已经被定了，由我定了。”

” Mulder 缓缓地走向他的俘虏，又一次坐在他前面。他用枪指着那人的前额，将那冰冷的金属滑过那人的鼻子、嘴……他用枪将那人的头向后，让他仰起头，用武器爱抚着那人的温暖的脖子。当到达那人的衬衫时，他停了下来，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还不到时候，”他轻声说，“你得先听完那个故事。”他把枪挪开，俘虏松了口气。“你被那个不知名的集团保护着，在它的荫庇之下。你是他们中精英分子的顶尖人物——最强壮、最胜任、最有头脑，也是最冷酷的出奇的狡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是个间谍——你能欺骗所有人，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你连真正的朋友——谁真正知道的是什么样的？或许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Mulder 怀疑地看着他的俘虏，那个俘虏摇了摇头，打了个温和的手势。

“继续，”他低声说，“我倒想看看到底被指控了什么。”

“这并不容易。” Mulder站起来走向窗户，落的霞光遮蔽了

他的眼睛。他向下看着那些游荡在街上的人。“隐藏得很好，我

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直到来找我。”“谁？”俘虜问道向前

倾去，想听清 Mulder 说的话。

“Krycek。” Mulder转过身来。“他给了我一些情报。”

“这些情报的价值怎么样？”

Mulder 安静了一会。他的眼睛将他所知道的事转化为一股意和

难耐的折磨，整个阴暗的房间充满了痛苦的气味。

“这无关紧要。”他没精打采的挥了挥手，但是那个俘虜现那

人的手指在颤抖。“是我开始观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起

初，我拒绝相信。我！拒绝相信！但是婊子还Scully告诉我

一件事那就是去寻找证据，去对于数据作科学的评估……”

Mulder 提到她的名字时退缩了一下，仿佛这唤回了她长久以来刻

意略 的痛苦。“我们是恋人……你知道吗？”他问道他的 声

音哑极了 他 面部的肌肉在无心中 紧绷了起来

TBC

oh no!!!! 我本想找篇 艺点的 缓一缓前一阵翻《special

Agent》的震撼……结果……怎么翻了几句 发现 是篇 的？虽然

看结尾ms是HE, 但被 打击了……囧RZ……还有 这片也太文

艺了……刚开始看开头我愣是没 看白 , 幸好翻着翻着就有 明

白了……事实上我现在还有点 乱……我缓一会去……

“我就是这样 猜的我猜都猜不 ” 婊 羞 说 。

“很 惊讶” Mulder 摇着头仿佛不信 这个事实。“她死前的三周 我们成恋人就最终 我们没有什么能 狂我 们都向那 们都道我 们不能的但是我 们错。 我还在这里我 还着 ”他停 来 耸了耸肩 “是个 白痴,我 通过种 自己 续 了我的魂我心,我 甚我 身 。”又一次, 婊 发现 Mulder 敏感的手指 (? 某影 奇怪ing, 敏感的手指? 不是 敏感的 *&, 也是 敏感的 *&? 我 说什啊 ……) 不停地颤 抖掩 住 Mulder 内心的 激动 他以不 经意看 似无心的动作靠 在 窗 边上。“三周 。并不是 很长 我不 认为 我们为 我们能够 永远在一 起,但 也不该是这样 。三周。”他 手 伸 进口袋, 拿 出一只烟 点燃 他的 手指然 在颤抖

“你在 乎,是 吧?”他带着讽刺的笑容 问道 婊 没有 回答 他有 资格 。这个问话 不是 透到 他对 于他的 控制 的再 声明 。

“这很奇怪，不是吗？”Mulder靠近他，再次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他们的脸正对着对方，膝盖在一起。“我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变成我们最讨厌的样子？”他对着香烟打了个手势，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容，然后深吸一口把烟吐在奴隶的脸上。被缚的人保持着冷漠，一言不发。他没有扭过头躲避。他意识到他的奴隶还是稳如泰山。他身体端正的坐着，任何一看，到他都不会相信是个正在面对死亡的人，一个正被他控制，随时可能被无尽的黑暗的深渊吞噬的。“所以她死了，那又怎么样？”Mulder耸肩。“那么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床边是冰冷的——我告诉过你吗？也许我提到过。”他垂下眼，无法努力与回忆唤出的眼泪抗衡，太过悲伤的话语来如潮般无法阻挡的痛苦，这种痛苦太强大了，它甚至也许不会带来任何感觉。他知道在她死后这段时间里，在这段时间里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奴隶动了一下，想缓解一下手腕上的疼痛，让他在睡椅靠得更近些。Mulder条件反射地立刻跳起来，那把枪，再次就位。

“不运动。”他嘶嘶的说。奴隶耸了耸肩。

“对不起，”他说，“继续讲你的故事。”

“我花了很长时间寻找那从来没有出现在我面前的真相，而我已经找到了。它并不是‘尚未定论’原因：“out there”这个词向来翻译较多，我就采用我觉得较合适的（那个），而是‘就在这里’。”Mulder用香烟对着的头作了一个手势。“或者‘在那里’。”这次他将香烟指向他奴隶的头。“真相，始终离我最近，以至于我看不到它就那些离我最近的脑袋里。一个人怎能眼瞎到这地步？”Mulder发出另一声外讥讽、格外苦涩、格外绝望的笑声。奴隶闭上了他的眼睛。“起初Krycek告诉我的时候，我真想因为他撒谎而杀了他，但当我的选择。Mulder的手指颤抖得更加厉害，当Mulder终于没能力拿住香烟，掉去，落在奴隶赤裸的脚上，烧着他的脚，两个人慢慢的低下头。奴隶从嗓子眼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但没有叫出来。Mulder弯下腰，捡起烟，漫不经心在桌子上碾灭它。

“没有烟缸？”Mulder扬起眉毛，询问他的奴隶。

那个人摇了摇头。

“你知道戒烟癖好，”他说，“我讨厌抽烟。”

“是的，我知道。”Mulder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另一支烟，点燃，有点迫不及待的深吸一口，仿佛的生命就是靠吸入烟碱来维持的。“那么我讲到哪里了？”Mulder问道，眼中充满了真诚的询问。

“Krycek。”婊 轻声说道

“哦，对， Krycek。就在那些事发生在Scully身上后你 认为 那我在 何影响 是吗？”
“Mulder手掌的颤抖渐传递 到他的 胳膊 ，又到他身体他 明显地浑身在 颤抖他 突然愤怒得站了起来，“那没关系，真没关系。有些东西 是值得牺牲的 ”他将一些烟 弹在地毯上，“来 真相。”

“你 应该去的 ”婊 的脸色依旧冷漠 ，眼神 隐藏的情感让人难以 捉摸 。

“我需要真相。”Mulder耸 肩 “而现在我 得到它了。”他又会窗户前，关上它，将城市嘈杂的声音关 在外面。当他走回来时 他已经能够 比较好的控制 自己的身体。

“当你离开海军的时候，你并没有 丢掉的 隐蔽处 是吗？”（这一句没怎么看 懂covert unit是什么意思 Mulder紧绷的面容 紧绷而僵硬 他 下巴的线条与 有些刺眼的鬍 的阴影 融合在一起，暗淡的落日 发出的红光 将他痛苦 不堪的、饱经磨 的面容 照亮 。婊 的头猛地抬起来。

“Ah,你 不知道 那个信息。但我 确实得到了。你总是在 为别人工作。一个 深藏在地下的组织 ，而不是 政府 ，是 军队，两者都是一个 由组织 成的集团。它是由什么人 操纵的？或者 ，它是被什么东西 操纵的？你是他们中顶尖的人物 他们在你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你，将你 训练 起来，当你的用处在越 清楚 了之后 他们把你送进FBI为他们的计划 作内应。你干得很好，你当然干得很好！！一点不 说假话。”他用微笑制止了另一人 无声的抗议。“这并不容易——被一个 主人操控。或者比两个 更多我 掌握的证据并不能 反应所有的 细节问题。只是最 简单 有力的虽然你很聪明 我从来 不知道 你是怎么 聪明，直到我看到你的报告——他与你在 学生时代的东西 如出一辙地棒。你的大学 绩——你的 课程 拿到了最高分。顺便提一下，你的专业 是什么 呢？背叛 ？先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好吗？那，你擅长做一个 双面人 过两种生活 毫无疑问你的婚姻 是失败的——你的 妻子知道她每醒 来后 躺在她旁边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吗？你了解自己 吗？有着什么 时候，谎言已经超出你的预算 围 而让你感到力不从心？”婊 摇了摇头，夕阳 的余晖 渐退去，显得憔悴 他怎么 发光的颊 闪着亮光 ，红光 在他 脸上 显得温暖 情。

“她不了解我 她不 ”他轻声说，“她怎么会了解？我无法告诉她藏在我 内心深处真实的感受 。而你 也不了解，只是你以为你了解罢了。

“那么”Mulder忽视掉他“你把你的主人们伺候得很好。然后他们把他给你了，你知道那个Morley man。”Mulder

用他那难以控制的手打着手势，依旧夹着那根燃烧的香烟。他说话的时候，烟灰不断的掉落。“你不喜欢他的课程，严格地说起来，不是由你完全定的——或者你的主人你的任务是对其进行评估，在能够获利的前提下尽可能城市间的与他一起工作。但是你也另有打算，对吧？”他询问地偏了偏头。他的奴隶默不说话，表情冷漠，只有他的眉微微得动了动，示意抓到他的继续讲下去。Mulder苦涩的笑了笑继续的话。

“你的任务。你在那个集团中占有很好的地位。他们怀疑我们的那个Morley叛徒……不受管束。他们不喜欢他的方式，他们不喜欢他，他们需要他，那难道得多他来帮你。他认为你是会帮助他的，但是，你要做的只是监视他，那个集团中又有许多心派，不是吗？他们知道你是个双重间谍吗？你从来没有为FBI效忠过，也从来没有为那个集团效忠过，是吗？谎言隐藏在谎言之下。你在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效忠。”

“难道你想说是CIA？”奴隶开着玩笑说。这是第一次，Mulder的嘴角扯开一丝弧度，发出了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欢笑。

“恐怕不是”

“那么是谁？这是个充满谎言的东西。”奴隶扯动着嘴角，漏出一个近乎扭曲的笑容。“求你——拜托，这并不光彩，我不会允许你这么粗心，Mulder，哪就这一次。”

“他们没有名字。相比之下，共谋集团还有个名字。”

“多方便的做啊。”奴隶耸肩

“那么你不相信这个故事？”Mulder问。

“想法是对的，这是个童话故事，我只是在想相信它。”

“哦，好吧，不过你可以这么说，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Mulder很礼貌的挥舞着的枪。

“没错，无论是充满罪恶感还是清白无辜，我都会说同样的话，那会让你的任务变得格外的困难。”奴隶指出。Mulder的嘴唇成了一条坚硬的线，他野蛮的挥动着手中的枪，狠戾的在另一个的下颚上，那个奴隶抬起头来，他的伤口开始流血。

“一点都不困难不要将这误认为 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Mulder咆哮着说那个婊子努力的想将头偏过去，舔一舔下颚的血。“你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控制我。你手里牵着一根线，暗中将我向你拉去，你派人跟着我记录下我说的话，监视着我你知道我任何一次行动。你需要让我信任你，于是你总是最 后关头帮我把我就照我所期望的你赢得了我的忠心，你让自己为了最大的赢家。Scully知道这些，她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你，她是真的我应该听她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Scully处在你计划中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不是吗？可惜，它注定是要为此牺牲的而我是。而我之所以不必为此而亡，只是因为它写于我脑袋的溶为一体的秘密那些血液他们不想溅出来，因为那些秘密也同样螺旋扭曲，藏在DNA里。这是实验的一部分我的妹妹被劫走也是实验的一部分就像我从属于实验一样。而你，作为帮助劫走她的，同样也是实验的一部分。在你将她从我们的房子里带出来的时候，她尖叫了没有？她挣扎了吗？她只是个8岁的小女孩，而你是一个。你曾经在越南打过仗。小姑娘的哭叫声，和你毁灭一个家庭的声音，比较一下是啥感觉呢？Oh, 是的 那也应该在档案里那些用在军人和越南本居民身上的实验，毒品的试验，所有相似的项目最后将他的菌丝伸向我和我妹妹就又是实验是老鼠那是我们全部的价值我们从来就只是个价值。”

“Mulder.....”念老一些的男人但是另一个并没有听。他将枪上了膛，检查了一下，然后重新将它顶回那的脑袋。

“于是我找到了那真相，但事实上他一直都在我眼前。当你的主人们决定将我卷进来时，Scully就便可没有什么必要存在了对吧？他们希望我变得易于打击这就得靠你了，你是这个世界上剩下的我唯一还能信任的人他们知道这时候我只能向你寻求帮助。而且我却是这样做了我真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你并不是一个白痴，在今天以前，你一直都不傻。”

“是吗？下令杀死Scully？”Mulder举起枪，瞄准，打算开枪。“也许吧我或许能原谅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但是除了这一件我甚至不能原谅那些因为你发生在我妹妹身上的事情，但是这不行我能原谅你对Scully做的事情。导致她死亡的毒素是个像你这样的成年人能承受得了的10倍。为什么？她那麽纤细。只要一点她就可以死亡。你也许必须确认一下这一点。”

“你错了。”那个婊子看起来非常疲惫他的脸色很苍白，眼底的阴影让他显得受过很多的折磨他的下巴上，还有一条干涸的血迹。

“我 这张沙发上睡了多 少次？ 就是这个就是 你躺着的 这个就是 你即将在这上面死 去的这个。”Mulder问道。“你 在这里收留 了我多 少次？ 让我睡在这里， 还给我盖 毯子， 然后坐 在我 旁边， 听我哭诉我生中 发生过的 糟糕 的事情？ 你怎么能不 抱任何歉意地做 这些事情呢？ 那怕是短短 的一霎那 为你造成我 生命的悲剧感到自责？ 你是怎么做到的？”Mulder用食指和拇指碾灭了香烟 的火。“死亡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我 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不过 你只需要 死一次。”他说。

“好 这一点 你也错。”Skinner耸了耸肩。“我告诉过你， 以前我死过一次。”

“但我们 现在相信 你说的任何话吗？”Mulder问道。“这是真 相， 还是 谎言？ Walter Sergei Skinner的脑袋里到底装 了些什么？ 他记得 吗？”

Skinner靠回躺椅， 他眼 神黯淡 阴冷。他 注意到太阳 已经完全坠落， 房间里几乎是一片漆 黑了。他最 后的日落。他最 后一天。他最 后一个 晚上。他 静静地注视着Mulder走向他， 将手枪顶上他的 太阳穴。他的 眼神空洞 没有 焦距， 远望着 满是疯狂 。

“Mulder。”Skinner温柔的叫到。“我 现在是你剩 的所有。 如果你杀 了我那就 也就杀了自 己。 你的母亲， 父亲， 妹妹 ——都走了。 Scully也走了。你 除了我， 都没有。我 站在 和一道 深渊之间。我 现在是唯一还活着 并在乎着你的。不 要去那里 去， Mulder。不 要杀我。 那他们 所希望的 你难道有 发现， 这次的整个 事件都是个 骗局吗？ 你绝对相信 Krycek， 他什么 时候表现出他的 可信度了？”

“不是 Krycek。”Mulder的手开始攥紧那把 枪。“他只给了我 线索， 我已 将这件事情揭开了。 这很难 所有事 情都被埋藏的那么 好。”

“他们事先划 好着了 这些证据。他 们想要我死——或者不依 是这样。他 们希望由你杀 了我。 从一开始， 这就他 们的目的。”

Mulder咂了咂嘴， 舔了舔嘴 边的烟碱味和汗水的咸味 。

“如果 他们说 你是谁 那、 你一定就那人。”他轻 的低声说道。

“还有， 如果我说我 是谁 那我也一定是那人。”Skinner回答道。“我 以前告诉过你。你 没有 答案。没有 保证。你只有 在你心里 保留的东西， 只有你的判断的决 定。”

“我已经被第一次出卖了，我还能说什么呢？”Mulder问道。那把枪在他手中犹豫，他的手指又一次开始颤抖。

“信任。”Skinner告诉他。“相信我。”

“该死的鬼！”Mulder跌坐下来，坐在椅子上，将自己陷入一片黑暗。他用枪掠过Skinner的脸，像爱人的抚摸，他的目光坚定着的决心，眼神令人惊异，像一条顶着它牺牲品的蛇，或者是仔细研究着绘画的孩子。他的表情表示着他正专心的沉思着。Skinner没有动。他默默地接受那冰凉的爱抚。那是好像永远不会结束的几分钟。然后终于，Skinner清了清嗓子。

“让我给你讲个故事。”Skinner说。Mulder停下了手枪的爱抚，看着Skinner。他渴望，眼睛那么清澈，闪耀着魔力的光芒。

“从前一次……”Skinner开始了。

“另一个童话故事？”Mulder狠地将枪抵向Skinner，让他退缩一下。

“不是童话故事。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

Skinner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过Mulder的眼睛。Mulder看去很迷惑。他拿走了枪，放在桌子上，坐回了椅子，抱住胳膊。

“有人做了其中一些你说的事。”Skinner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然后继续。“我越前计划中的隐蔽的一部分，我确实参与了实验。那些确实是真的。但是我太年轻了，甚至年轻到发现不了抱着爱国心做的那些事有多么邪恶。但是我并没有参与你妹妹的绑架。我曾经意欲到那些我被抢被迫做的事情，会永远成为我内心黑暗的一角。我背弃了整个世界，永远。我心得生活的目标。我唯一的目标。事实上就是忠于FBI。如果我在越南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法律必须被不惜一切的维护。那是我们作为执法者，也同样被法律约束。我们不能扭曲它，或者打破它，只为了迎合我们的需要，无论如何，权利，真相，维护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只要又一次某个组织扭曲了它，那么它的权威将会失去。如果我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话，那是坚定这种信念，Mulder，而不是一味的去沉迷于所谓的秘密。你不能用谎言对抗谎言，用邪恶对抗邪恶。你必须凭借你的正直，诚实，无论倒下还是站起来，使用法律的武器，建立一个文明的世界。我就是这样尝试的。但是当然有时我会失败。你所操控的是我所最为憎恶的东西。”Skinner坐回去，疲惫的皱了皱眉。现在房间里是如此黑

暗，他只能看见房间中另一个那苍白的脸和眼白。“这就是你要讲的吗？这个故事很短，我可是给你讲了很久。”Mulder拿起枪，没精打采地将枪压向Skinner的头。

“我还没有讲完。你想知道的是么？颜色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吃惊的甚是，拒绝继续。”Skinner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掀开他从手中的那把枪，已经离他的太阳穴很近，了在他的皮肤上压出一圈印记。“不过你会吃惊是因为你所想象的。”Skinner轻快地说，“我又那次的体验非常深刻。那座林，我记得我的同伴，还有他们粘稠的温热的血，还有他们对于爱的渴望，还有那热血中的痛苦与快乐。我记得那时我拥抱了他们所有能找到的地方——嘴唇，舌头，与濒死的男人进行激烈的亲吻（大叔你在干什么啊……TOT）。我知道，我不应该用那种亲密无间的亲吻得到愉悦和享受，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还很年轻，不顾一切地想得到那种愉悦。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没有任何一个爱人的触碰能够比得上丛林的热度，比德尚在生死关头偷偷摸摸的拥抱。我意识渐渐升起，但我还活着我体内的每一个神经元确实活着我，永远忘不了甚至我长期的没有结婚的时间里我渴望再次拥有那种感觉，那种情绪，那么渴望。然后你出现了。”（终于切入正题了吗？）

“你想把这变成一个爱情故事？”Mulder怀疑的问道他拿单和色的眼瞳意味到自己被提及的时候终于开始有点光彩了。

“这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一直都是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Skinner摇了摇头，“也许并不仅对我，你太愤怒了——让我们

诚实些，对你也一样。但是后来，当我开始了解你，佩服你以后——你的光明，热情，奉献。我将自己出卖给你了，Mulder。一次又一次，为了使你 and Scully安全，但你从来不问原因。你一直在到处发现谎言和阴谋的，却难以发现最简单的真相那就是我爱你。”

“是这码？”Mulder缩回去，他的脸看起来很迷惑。

“他们说你很聪明。总是胜我一筹，我总是在想，你会编出来一个什么故事但是，这个？我能信吗？Walter Skinner，你坐在办公桌后，硬派的男人是么？一个苦单恋的害了相思病同性恋？这太难置信，简直可笑。”

他想笑，可是他干涸的嘴唇发不出声音。

“不完全是。”Skinner耸肩，“你真正了解我么，Fox？”

“一个人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心吗？你和Scully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在那之前，你们并不了解互相。这并不奇怪，对吗？”

“是的 确实是” Mulder的声音有一种惊惶的尖锐。“**蠢 明白。你爱我？为什么？**”他站起来身体在摇晃，在房间里踱步，那陈旧的影子被拉长，变成了这些修长、清瘦的阴影。

“难道说要相信 你被爱着是这么难事情吗？Scully也爱着你。”Skinner指出。Mulder发出嘶声，**仿佛**正在被殴打，她身上的肌肉在听到Scully的**名字**，以及她被引用的**方式**时，收紧得非常厉害。

“这就是你想说的 为了救你的命。你知道 你必须想出写好听的话。谎言的主人，埋藏的很深。这个巧妙的举动很**适合**我 记住。”Mulder回到沙发旁。“**但这没有好听到能够救你的命，这不是另一个谎言。**”

“杀了我吧，如果这是你希望的 Fox。”Skinner轻声说，“为了真相杀了我 ——为了我 爱你，想要你杀了我多少夜晚 我坐在你坐着那把椅子上 看着你呼吸 看着你起伏的胸膛，想要亲吻你，为了这些，杀了我 我想拥有你，和你做爱。为了这些，杀了我 但不 要因为你认我出卖你杀了我 因为我永远都不会。”**他的声音低去**，头也低下去。

Mulder看了很久。

“**蠢 爱一次**，”他说，“Scully让我**承认**我 接受了她的爱，因为他给了我 我从不知道我**需要**这份爱，直到Scully给我**那一刻**。”

“**蠢 会取代他位置**。”Skinner摇了摇头，“**但不要怀疑我想他一样爱你**”

“爱？”Mulder向前倾 用袖子擦去Skinner下巴上的**血迹**。“我连对爱最基本的**理解都没有** 他用**自己的唇**贴上Skinner的 品尝着血味道 品尝着**恐惧**，孤独，还有其它他无法辨认的情感。“**如果你撒谎 那么 你将付出很高的代价**，”他轻声耳语道 “**如果撒谎 我会发现的 当我拥抱你的时候 我会发现的 如果你撒谎，当我们做爱的时候 我会发现的.....除非 我们没有走到那一步**。”Mulder**深深地看进Skinner的眼睛** “**因为如果你撒谎，当我将从手铐中放出来的时候 我的脖子就会被你掐住 你自的存活会变得很重要 我完全揭露了你的秘密，你会杀了我 不管什么 珍贵的DNA。你真正是谁呢？一个妖怪 一个幻象？**蠢** 敌人，还是朋友？甚至.....”他**犹豫了一下**，希望与**渴望**在他的 怀疑和绝望作斗争，“**蠢 爱人？**”**

“这到了结尾会揭晓的” Skinner摇头。“**相信**。”

“不能。”Mulder补充道 “**不能相信任何人**”

“那么杀了我。”Skinner说，“抓住黑暗和敌人给你的机会，Fox。”他坐直，将头靠向手枪，“杀了我。”他耳语道“现在就做。”Mulder伸出手，缓缓地解开Skinner的缚口。他的淡褐色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奴隶的黑眼睛。他拉开了Skinner的衬衣，用手爱抚着Skinner的胸膛。（不好，事情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了……）很奇怪的是两人都没有颤抖。Skinner靠回椅子，手铐深深的勒进他的手腕。现在轮到他的颤抖。Mulder低头吻上了Skinner的身体，他的吻在Skinner的皮肤上点燃一道火的痕迹。

“童话故事还是爱情故事是哪一个呢？”Skinner气喘吁吁的说。

Mulder再次拿起枪，拂过Skinner赤裸的胸膛，抵在Skinner心脏的部位。

“你问过我一次了，”他说，“我希望‘在结尾’的时候能够揭晓。我知道会变成这样。你的心，这样，或者是那样。你的心——是红是黑，背叛者，还是爱人，死了还是活着——这在结尾处都会揭晓。”

“你说这个故事有个happy ending。”Skinner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脏在冰冷的枪口下有力跳动的声音。他深凝视着另一个人失掉的魂魄。“我们可以来写一个一起写。”

THE END